

“发券”建议引起政府部门重视,各界纷纷提出设想—— 消费券发放可以“先点后面”

“如果政府真能给我们发消费券,那就太好了!”昨天,快报有关政协委员等建议向南京市民发放消费券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多位读者打进快报96060热线表示支持和期待。记者了解到,结合南京实际,此举究竟是否可行、又该怎样操作,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研究。

消费券可以“劝消费”

发放消费券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劝消费”。“其实,政府这样做的效果,用俗话说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市政协委员、民建南京市委秘书长胡乐涛认为,发放消费券不单单是促进百姓消费,还能把生产、就业等多个领域都带动起来。

尽管2008年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3万元,但在严峻的金融危机压力下,寻常百姓家庭很难痛痛快快“花钱”,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更是如此。按照市场规律,消费者越是捂紧钱袋,经济增长越是缓慢,反过来人们就业及增收难度越大……一旦陷入这样的不良循环,经济低谷的周期势必有所延长。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南京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力争减少群众预期消费,增强大家的消费信心。同时,快报有关发放消费券的

报道,也引起了有关市领导的关注。至于此举是否能够在南京推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决定。不过这种上下一心,想办法、出点子应对危机的现象,让委员们格外赞叹。

建议一:发放范围可以逐步扩大

大多数市民在支持发放消费券的同时,对发放对象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建议针对城乡全体居民,有人则建议针对低收入困难群体……

对此,政协委员等也有不同的建议。例如,胡乐涛委员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以城乡低保群众为主要发放对象,同时扩大“外围”,将低保边缘群体、下岗职工等困难人群一起纳入,总体而言是以低收入者为主要发放对象。“对这部分群体来说,发券既是为了拉动消费,更是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起到的作用是很直接的,也是与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

表现之一。”

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则认为,发券的对象可以是全体城乡居民,“既可以是低收入群体,也要包含中高收入者。”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发放消费券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对中高收入者而言,可以刺激他们更多地消费,不同群体在拉动消费方面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部分读者在打进快报热线时则提出,无论针对什么样的群体,发放消费券终究是件好事。如果一开始没有十分的操作经验,可以一步步来,例如先发低收入群体,再逐步扩大发放范围,尽量充分发挥其拉动消费的作用。

建议二:凭身份证到银行领券

那么,发放消费券多少为宜,如何发放、怎样使用呢?胡乐涛委员的建议是,首先界定纳入发放对象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城乡低保居民人

均500元,其他困难群众人均300元,每消费100元,可抵用50元,“一次发放,限期使用”。

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也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方案设想,即每位城乡居民可以到指定的银行网点去领消费券,领取时必须凭自己的身份证,领完后登记说明消费券已领。从方便群众的角度出发,也可以一个单位将员工身份证集中起来统一领取。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不作限制,“大到房子汽车,小到柴米油盐,只要消费就可以。”在操作过程中,政府可以划拨一部分手续费给银行,并设定一些固定的兑换点,商家在接收了消费券以后,统一到兑换点去兑换……

委员们认为,其他地区如成都、台湾等已经先行发放了消费券,国外在经济低谷期也早已有过类似举措,南京也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研究实际方案。

本报记者 郑春平

老南京感慨“城里的湖越来越少了”

民盟南京市委建议:重构城市内湖的生态系统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人,那么城市的内湖就是一个人的“肾”,南京自古就是山水城林的人居城市,但很多老南京发现南京城里的湖越来越少了!去年,民盟南京市委历时半年,专门就南京城市内湖的生态环境做了走访和调研,他们提出,目前南京内湖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急需科学治理,重构城市内湖的生态系统。

现状

内湖越来越少,成了“无源之水”

栖霞区政协常委、南京晓庄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龚瑾参加了去年的调研,他告诉记者,近二十年来,南京城的扩大和老城区的改造,很多水塘被填,单体湖泊面积缩减,他们走访、调研了南京多个部门,却没有一个关于南京内湖水面积的权威数据。“根据我们的调研,现在剩下的只有玄武湖、莫愁湖、南湖、月牙湖、前湖、琵琶湖、花神湖、清水塘、百家湖、白鹭洲、狮子山和绣球公园护城河大小湖泊,其水质有恶化的趋势。”

龚瑾调查发现,南京市内湖泊水体历史上曾经都和长江或者内外秦淮河护城河相连,是水系多年积累的自然水体,也是自然生态平衡的必然结果和关键点。但目前除百家湖和南湖外,几大湖没有自然的上游来水,随着城市建筑增多,填湖、填沟建房现象严重,河道淤塞荒废,加上城市表面整体水泥硬化,水体与水体、水体与地表无法实现互动,湖泊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湖景房”把内湖变成了“洗脚盆”

近年来,“湖景房”经常成为小区楼盘的一个“卖点”,凡是能带到水的楼盘,价钱也会相应高出很多,但孰不知,一个个湖景楼盘的开发很可能把内湖变成一个城市的“洗脚盆”。

专家告诉记者,房地产掠夺式开发湖泊资源,近湖高楼林立,冠以湖畔景观房都有无形的增值空间,像莫愁湖就成了典型的洗脚盆。玄武湖、莫愁湖、月牙湖、百家湖等湖边修建了休闲娱乐场所,生活和营业性的污染物不可避免排入湖中,建设中大量的泥沙随着雨水进入湖中,导致淤积抬高湖床,减少水容量,生态相当脆弱,减低了自净能力,而排放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直接导致了湖泊水质的污染,水体80%已经富营养化。

金属超标、蓝藻污染“威胁”内湖

除了过度的开发,城市道路交通的高速发展也成为威胁内湖生态的隐患。龚瑾说,由于湖边大多是交通要道,汽车尾气排放大量的铅散布在公路的表面随雨水进入湖中,沉降在淤泥里的金属含量超标。再加上现在道路都是水泥、柏油路面,雨水把路面上的有害物质都统统冲刷到了湖水里。

建议

改变“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模式

“南京市对湖泊的保护立法明显滞后”,龚瑾告诉记者,他们曾经到武汉、南昌去调研,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水体保护法规。《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虽然从2005年开始施行,但是对于城市内的湖泊保护缺乏针对性。现在关于内湖的相关法律制度只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法》《城市防洪法》等,其中也只有原则性的规范,缺少地方执行的配套细则。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市湖泊管理权属不清,光“主管部门”就有园林、城建、中山陵园、水利等好几个,使用权属交叉,加上水域周边的利益单位博弈,出现各种扯皮的现象。龚瑾认为,当务之急是理清湖泊保护的权属关系,由水务部门统一归口,改变目前湖区被当作某个部门的自留地,自己占用、开发的局面。

扒掉水泥护岸,让水土“活”起来

“过去,基于传统水利工程的修建惯例,湖泊采用护岸硬化工程,岸上都铺上水泥,虽然美观耐用,却不利于水土交互,影响了水体的自净能力。”龚瑾说,很多地方只要搞了水泥护岸,水体就“死”了。

他建议应该恢复河岸自然的状态,多种些树木,恢复古老的水系,把湖泊内湖水道联通起来,“我们可以利用城市水体的功能改善森林生长繁育环境,促进森林绿地形成完善的植被结构,发挥交互的生态功能,净化地表径流,吸收重金属等污染物,去除城市地表径流中的悬浮颗粒物。”另外,龚瑾表示还可以尝试物理化学的方法治理污染,像瑞士海德湖、法国的萨普斯湖等都有帮助湖水恢复和提高自净功能的成功经验。

本报记者 都怡文 陈英

让“十里秦淮”重现碧波荡漾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如今十里秦淮的打造也吸引了众多南京市民的目光,江苏省政协委员、民革白下区委主委卫道兴提出,对于内秦淮河的整治不仅仅在于“景观化”,更重要的是对河道进行生态修复。

卫道兴在实地考察后发现,内秦淮河沿线水质情况不容乐观,河水大多时间处于浑浊状态,有的时候河水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河水是黑色的,天气炎热的时候,尤其在天气转阴或下雨的时候,河水发出阵阵恶臭,河面上经常漂着一些垃圾袋、废纸、枯树叶、快餐盒等废弃物;河道两岸的违章建筑凌乱搭建,破坏了河道两岸景观,也影响了城市的形象。

从去年开始,南京正在按计划实施中华门以西后五华里秦淮河的整治工程,试图让内秦淮河两岸再现“桨声灯影秦淮河,天上人间白鹭洲”的浓郁历史文化氛围。卫道兴认为,景观的营造首先要建立在秦淮河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他建议可以借鉴外秦淮河成功治理的经验,成立一个统一的部门来治理,改变多头治理、推诿扯皮的现象,对资金短缺,可以考虑商业化运作,多方筹措资金,通过项目建设的公开招投标,加强工程管理和质量管理。

此外,卫道兴建议环保部门加强对破坏环境行为的监督力度,对屡教不改,多次违规作业、排放污水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但又不能“以罚代管”、“一罚了事”,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实行停业整顿,在产业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商誉等方面也要有一定的制裁措施。

本报记者 都怡文

请您参与两会

参与方法:

1. 请登录都市圈网 (www.dsqq.cn) 参与视频交流
2. 您可拨打快报热线 96060 (全天) 发表意见。



人大代表与你在线交流

嘉宾:汪旭东 南京市人大代表,知识律师事务所主任
时间:今天下午1:30~2:30
话题:您可以就科技教育、环境保护、法律维权等问题与代表互动交流

视频回放

代表、委员共同为学生倡议:还孩子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

昨天下午,当市人大代表、三中教师宫薇民走进“两会视频”时,网友们给她提了一个老话题:学生的负担太重了!虽说是老话题,却依旧牵动着成千上万家庭的心。

事实上,每年的“两会”记者都会看到相似的提案,今年,南京市政协民进界别组再次建议“还孩子一个朝气蓬勃的学生时代”。委员们这样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年年都要提!”

初中生一天要上12节课

你知道现在的初中生一天上几节课吗?8节?10节?都不对,是12节!委员们在南京某著名初中学校了解到,该校一天密密麻麻地排了12节课,学校的学生每天就是在上课、下课间度日。而正是由于师生这样的“拼”,这个学校初升高的名次进入前列,顺理成章便成了所谓的“名校”。

南京一些小学生双休日要补半天课,中学生补一天课,高中毕业班补课时间更多、更长。更可怕的是一些农村学生,进了高中后得一个月或两个月才享受一次双休日的待遇。在多重压力下,学生还要上什么奥数、奥数、奥数等补习班,不但家长要付出昂贵的学费,还要占据学生的休息时间。再加上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双休日就所剩无几,就连寒暑假也是如此。

小学奥数题难倒大学教授

除了补课以外,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学校教学超纲现象甚为严重,掠夺式开发已经形成惯例。“中、小学生的奥数题,即使大学教授做一个礼拜也交不了卷,竟然也给小学生做!奥数获奖的孩子学校抢着要。这对一些学生造成很大心理压力,而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做奥数就等于读天书,其痛苦难以想象。”

委员们发现,现在学校的考试名目繁多,频率极大,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

抽考、调研考、小高考、大高考、一摸、二摸……学生成天在考试中,精神几乎要崩溃!“很多教师的教学就是考什么教什么,完全失去了对教学的艺术追求和研究的兴趣。一些学生考试不如人,心理压力本身就很大了,学习兴趣、自信力、成就感全无。不少学生暗中议论‘自杀是什么滋味,是否应该试一试’,听了使人胆战心惊。”

按班级考分派发“排名册”

应试教育给学生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老师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一些领导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采取对考试成绩优秀的学校与个人给予动辄上万元的巨额奖励,学校的排名都是根据学校每年的“升学率”。更有甚者,有的区县竟然要求将考试分数按班级均分排名,并在后面注明“任课教师某某某”,然后编印成小册子发到每一位教师手中,给教师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些倡导素质教育的老师因为排名不好,而受到学生家长的斥责,因为家长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能最后考上大学。

宫薇民认为,学生负担重的症结还在于“教与考”的机制问题,现在以“考”为终极目标的机制必然导致“教”的理念扭曲。她告诉记者,“我听说山东有这样的做法,不以学校的升学率来衡量学校,禁止用升学率来给学校排名,这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希望南京今后也会有所变化。”

本报记者 都怡文